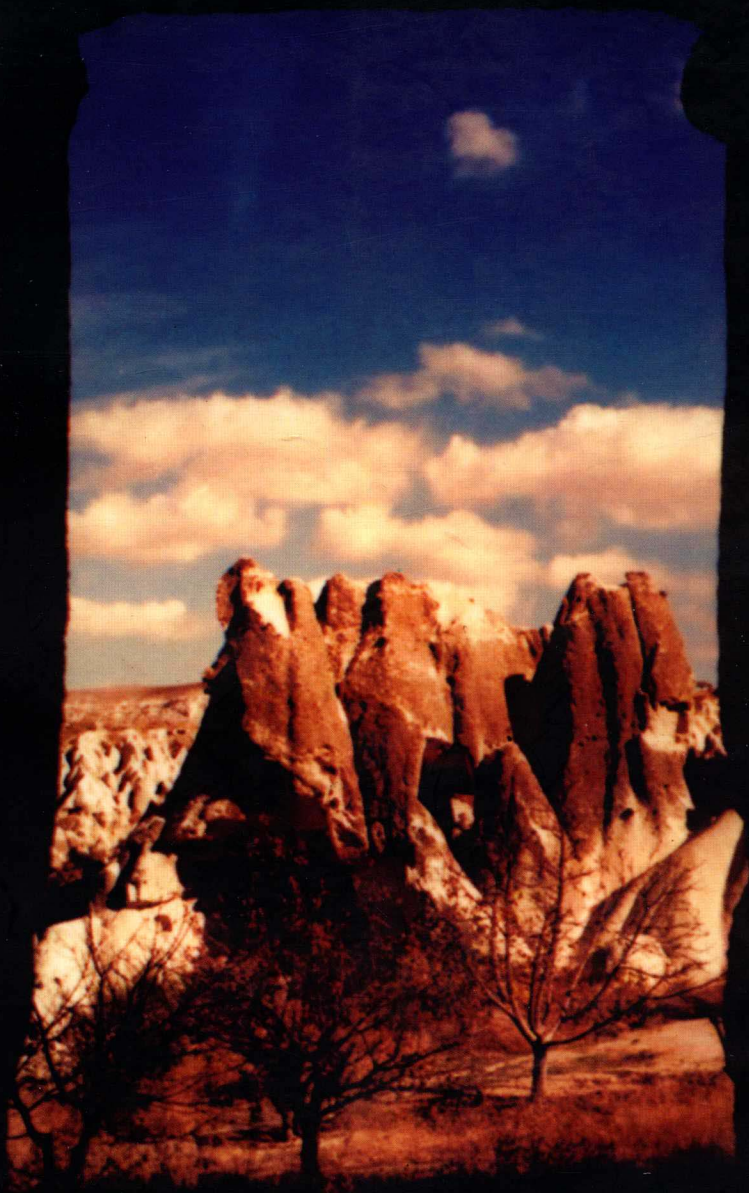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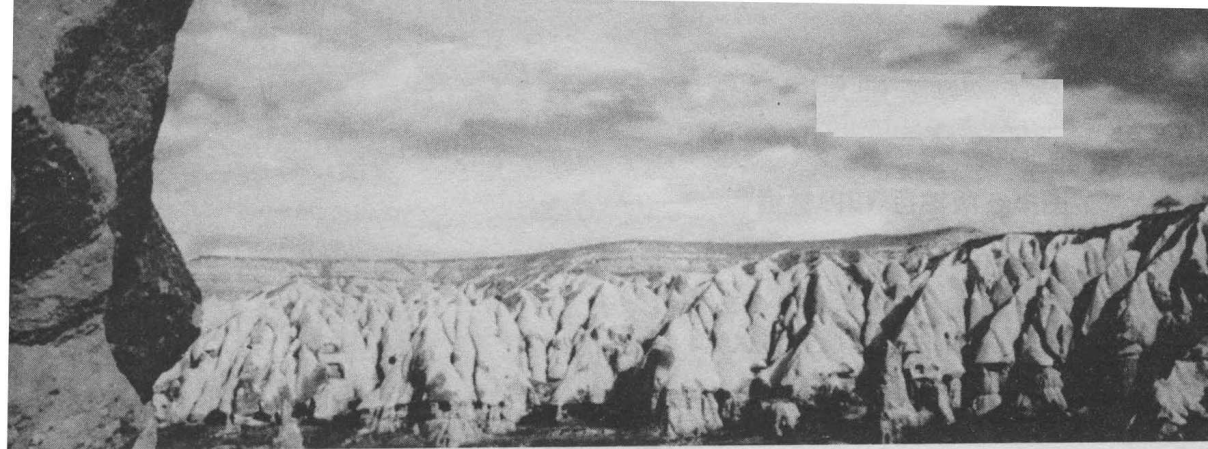
# 未竟之蓝

SUSPENDED IN BLUE

黄宝莲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

# 未竟之蓝

SUSPENDED IN BLUE

黄宝莲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未竟之蓝 / 黄宝莲著.

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09.4

ISBN 978-7-5104-0173-2

I. 未… II. 黄… III. 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32579 号

未竟之蓝

作 者: 黄宝莲

责任编辑: 殷秀峰 欧阳勇富

封面设计: 孙丽莉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http://: www.nwp.cn

http://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38 千字 印张: 15.5

版 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04-0173-2

定 价: 26.8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733

这是一本让人又惊又奇又爱又恨的游记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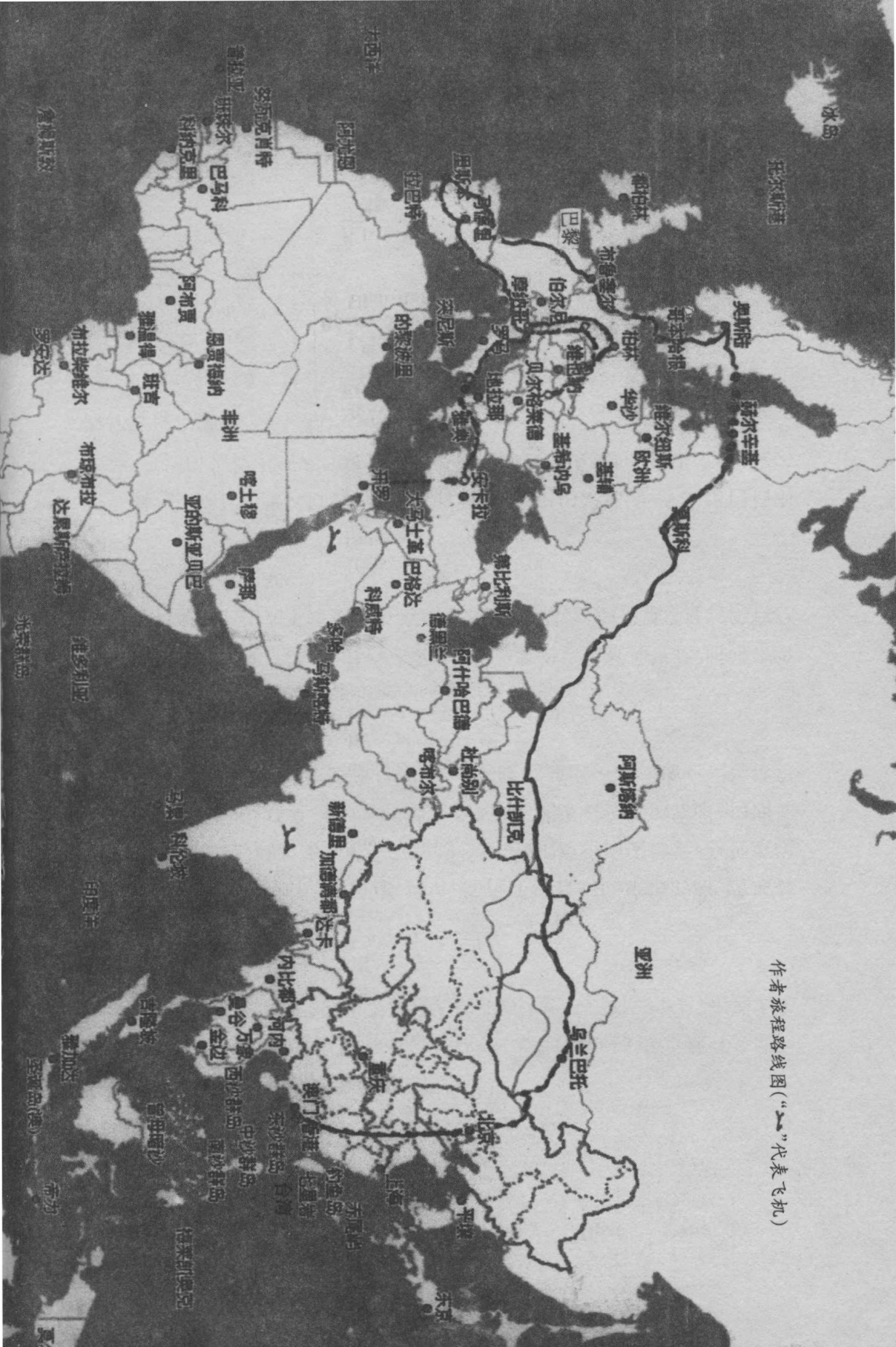
**惊**——孤身女子，一张火车证，一本欧洲火车轮船时刻表。从荒芜的西伯利亚到风情万种的欧洲，止于埃及人的亚卢之野。历时三个月，走遍大半个地球。

**奇**——迷失在异国小镇的街巷里，深夜还没找到回旅馆的路；遭遇警察直升飞机跟踪，刺激的示威游行尴尬收场；亲历流星雨大爆发，身处悬崖边的阳台上，震惊、狂乱、想大喊大叫，让全世界的人看天上的奇景，但四周无人，一个人难以承受的孤独与激动，泪从眼里涌出……一场又一场精彩的境遇，宛如变幻无常的人世缩影。

**爱**——她的文字纯净如诗、清灵如水，既富创意又兼具智慧，时时带给人惊喜和意外。让人不知不觉身陷其中，心甘情愿。读《未竟之蓝》，给自己一个远行的向往和期盼！

**恨**——旅行回来，她同都市上班的朋友说：出门很累，一个人出门特别辛苦，上厕所也找不到人代看行李。办公室那头的人惊叫：你来上班，我去替你旅行！仅此一项，就让人不得不恨！

——编辑手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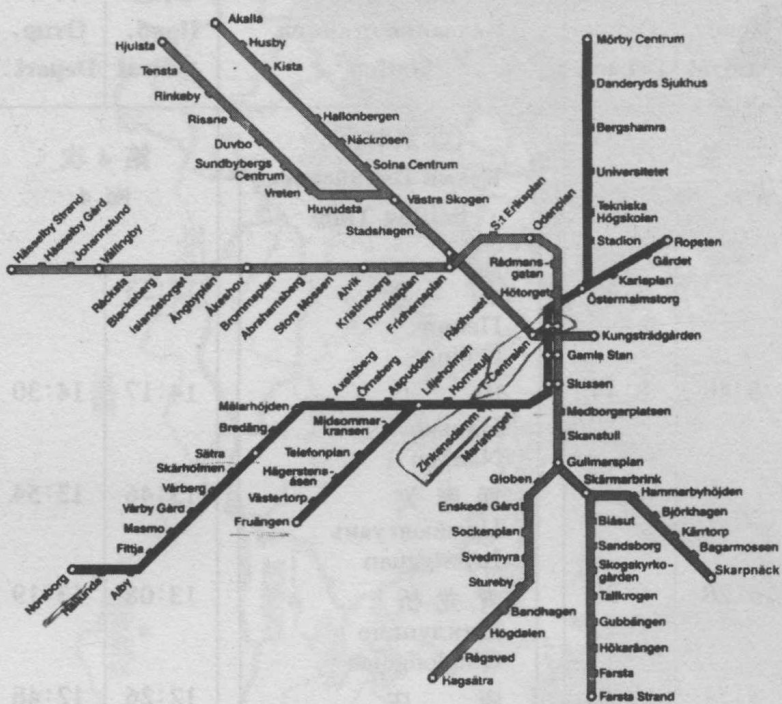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旅程路线图(“”代表飞机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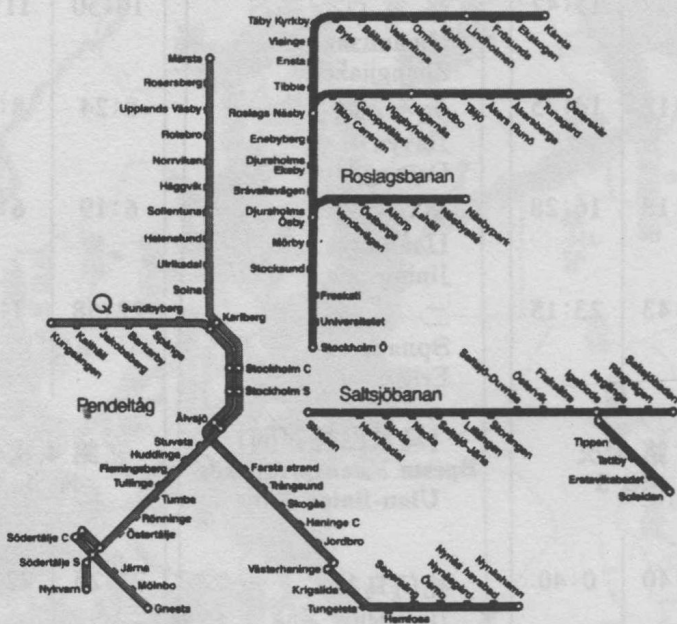
| 到达<br>Приб.<br>Arrival | 开车<br>Отпр.<br>Depart. | 站 名<br>Название станции<br>Station                 | 到达<br>Приб.<br>Arrival | 开车<br>Отпр.<br>Depart.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 3 次<br>№ 3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北京时间)<br>Время Пекинское<br>Beijing Time          | 第 4 次<br>№ 4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7:40                   | 北 京<br>Пекин<br>Beij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5:33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8:40                   | 8:44                   | 南 口<br>Нанькоу<br>Nanko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:17                  | 14:30                  |
| 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| 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居 庸 关<br>Цзюйюньгуань<br>Juyongguan                | 13:46                  | 13:54                  |
| 9:28                   | 9:38                   | 青 龙 桥<br>Цинлунцяо<br>Qinglongqiao                 | 13:08                  | 13:19                  |
| 9:54                   | 10:02                  | 康 庄<br>Канчжуан<br>Kangzhuang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:26                  | 12:48                  |
| 11:37                  | 11:47                  | 张 家 口<br>Чжанцзякоу<br>Zhangjiakou                 | 10:50                  | 11:00                  |
| 14:12                  | 14:25                  | 大 同<br>Датун<br>Dato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:24                   | 8:34                   |
| 16:18                  | 16:28                  | 集 宁<br>Цзинин<br>Jin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6:19                   | 6:29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:43                  | 23:15                  | 二 连<br>Эрлян<br>Erlia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2:58                  | 1:47                   |
| 第 3 次<br>№ 3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乌兰巴托时间)<br>Время УланБаторское<br>Ulan-Bator Time | 第 4 次<br>№ 4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3:40                  | 0:40                   | 扎门乌德<br>Дзамын - Удэ<br>Dzamynude                  | 21:25                  | 22:33                  |

国际旅客快车时刻表(北京—乌兰巴托—莫斯科)

## **T** Tunnelbana *Metro*



**① Lokaltåg Railways**



**Q** = Stockholm Quality Outlet

## 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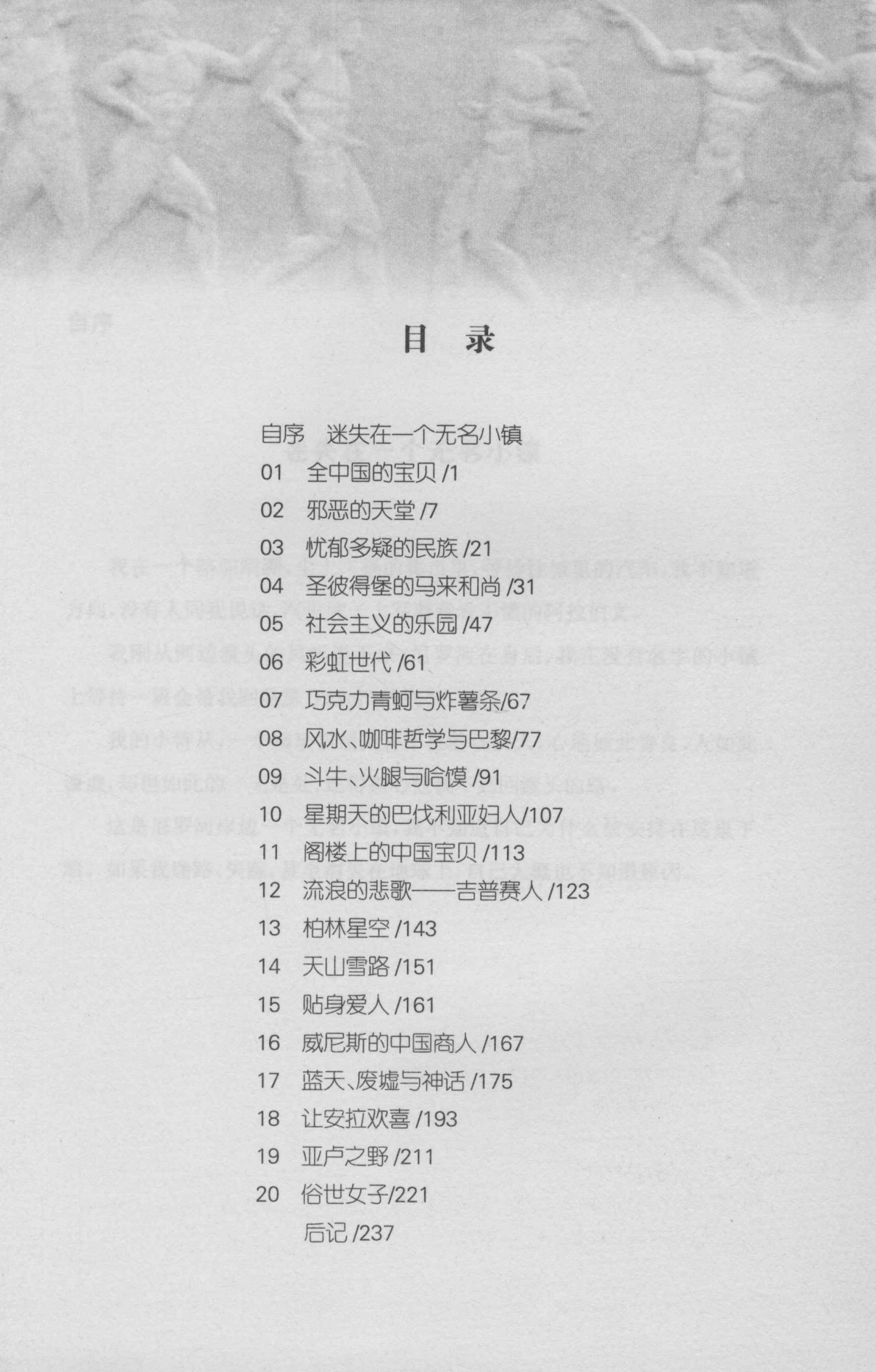
### 迷失在一个无名小镇

我在一个骆驼蹒跚、尘土飞扬的集市里，等待往城里的汽车，我不知道方向，没有人同我说话，汽车牌子上写着我看不懂的阿拉伯文。

我刚从河边渡头的风帆里下来，尼罗河在身后，我在没有名字的小镇上等待一班会带我回路瑟(Luxor)的汽车。

我的小侍从，一个矮矮黑黑发育不良的埃及人，心地如此善良，人如此谦虚，却也如此的一无是处，还得担心他找不到回渡头的路。

这是尼罗河岸边一个无名小镇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安排在这里下船。如果我迷路、失踪，甚至消失在地球上，自己大概也不知道原因。



## 目 录

自序 迷失在一个无名小镇

01 全中国的宝贝 /1

02 邪恶的天堂 /7

03 忧郁多疑的民族 /21

04 圣彼得堡的马来和尚 /31

05 社会主义的乐园 /47

06 彩虹世代 /61

07 巧克力青蚬与炸薯条 /67

08 风水、咖啡哲学与巴黎 /77

09 斗牛、火腿与哈馍 /91

10 星期天的巴伐利亚妇人 /107

11 阁楼上的中国宝贝 /113

12 流浪的悲歌——吉普赛人 /123

13 柏林星空 /143

14 天山雪路 /151

15 贴身爱人 /161

16 威尼斯的中国商人 /167

17 蓝天、废墟与神话 /175

18 让安拉欢喜 /1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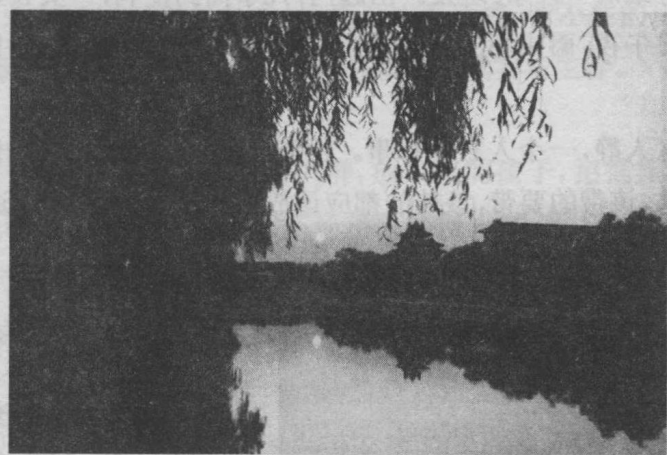
19 亚卢之野 /211

20 俗世女子 /221

后记 /237



# 全中国的宝贝



夜深人静，一个人蹑蹑行事  
行李安放客厅，静待主人出门  
护照车票钱包钥匙，该带的要带，该放的都应该放下  
来去如此寻常。这年岁，都没了离愁与相思  
也是 E-mail 无远弗及

## 这

趟路要搭火车经过西伯利亚去欧洲，一张三个月的欧洲火车证，一本全欧洲的火车轮船时刻表，容我逍遥浪荡。

临行最后一件事：理发。出远门，凡事简约便利，一头长发难照料。

夏日午夜，雨声淅沥，对镜剪发，拿剪刀的手如魔术，镜中的自己，恍如生人。

夜深人静，一个人窸窣行事。行李安放客厅，静待主人出门，护照车票钱包钥匙，该带的要带，该放的都应该放下！来去如此寻常。这年岁，都没了离愁与相思。也是E-mail无远弗及。



与一对闪亮发光的新世代情侣同卧铺，男孩有紫色长发，褐色皮肤，刘德华的长腿，厚唇剑眉，江湖侠士的帅气。女孩涂着银光唇膏，一身雪白的迷你衣裙，闪闪发光的银色长筒马靴，娃娃头，鸡蛋脸，冰冷中透露着邪媚与天真。

他们看起来不过十七、八岁，背着大书包，里边塞满零嘴、漫画与饮料。一路就看他们躺在床上接吻拥抱爱抚，忙碌的嘴巴，吻够了就吃零食，吃过了零食，继续再接吻。上厕所同进共出，难分难舍。

◀香港九龙开往北京的直通车上。列车外飞逝而去的风景，提示着我三个月行旅已经开始了。

这样一路从九龙到北京，二十九小时日和夜，用尽一切力气缠绵，直到那床那身体那嘴巴，使我感觉厌倦和沮丧。

香港九龙往北京的直通车，我三个月行旅的起点。

北京新站彻底改头换面，看不到挑棉被抱热水瓶的人潮与露宿街头的盲流，没了杂吵喧嚣，一切崭新发亮，冰冷陌生，好像中国不应该是如此。

不可避免地看北京变富，变新，变成所有现代化都市所拥有的共同面貌，汽车、噪音、高楼大厦、空气污染……不可以要求永远的四合院、永远的自行车、永远的缓慢与落后，你私自钟爱缅怀的旧景象，不可以如此自私，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与自由，只是无法不遗憾，留不住的历史，止不住的现代化脚步，谁都想发财致富，谁都必须面对现实与生存。

天安门广场还是聚集着欢乐的人群，放风筝的孩子，招揽旅游的个体户，一个手提电话，胸前挂张招牌，广场角落随便一站，就是一个人的旅游公司，从他们手上可以买到去美国、欧洲、世界各地的机票，多不可思议！

乡下进城的男女，城里上下班的人潮，聚集着观看十年如一日的降旗典礼，六点十五分，旗杆下的士兵在乐声中庄严肃穆地降下五星红旗，整齐的士兵列队行过广场，进入天安门。人潮散去，天色向晚。

金碧辉煌的泰国餐馆，事先需要订座。经理说英文，服务生穿西装打领带，风度翩翩，斯文有礼，出入往来绅士淑女，GUCCI 皮包、露背香肩高脚酒杯下的红男绿女，恍惚在香港，又似在纽约，一时错乱惊心。

喝的是 1986 年波尔多。摄影家朋友请客，早先在香港，他说那里人情冷漠。北京很惬意，因为人情温暖，他说回到北京，就是回归他的中国情怀。他在这里如鱼得水，设想再有一个会做菜、能按摩的家佣就更理想。

朋友住现代化的舒适洋楼，冷暖气设备、出门有车代步，老来还有一座亲自设计建盖的四合院安身！飘游大半辈子：香港的童年，美国的教育，世界各地的驻派工作，最后回到他以为的归属。

你是特权阶级？我指着他鼻尖问。

不是！朋友说：像他这样生活的北京人比比皆是。下馆子吃饭，周末开车到十三陵、八达岭等京城郊区踏青野餐！或者出国旅游！

吃的真多，不只是装备的豪华，还有品种的丰富，从叙利亚人开的阿拉伯餐厅，一千零一夜，地道的中东食品。魏公村路整条街西藏人开的餐厅，食谱里有牛鞭、羊肉包、烤羊肉、酥油茶、糌粑……

客人中有光头女子，长发男子，喷云吐雾，笑声放肆，都叫艺术家，写作的、画画的、弹吉他的……已经很晚，还有更晚的聚会。啤酒、香烟、女人和性。我七十年代在台北的夜生活，仿佛在这里重现。

盛祥饭店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，魏盛利总经理，四合院里葫芦藤下的四脚方桌，专卖贵州菜和火锅，狗心、狗腰、狗鞭、凉拌、红烧，一一都在菜单上。一百二十元一个人消费。看完菜单，我起身就走！谢谢光临！我的尴尬！

三味书屋，古朴典雅，就像台北的茶馆那样，红木方桌，硬板凳，爱读书的老板开书店是志趣高于生意。在那里喝茶，有书香、茶香，还有定期集会座谈，国事议论。台湾作家也来签名卖书，老板说。

美中不足是厕所里的红色警告：马桶阻塞，严禁大便。进到里边，本来没那意思，仍不免饱受压迫恐吓。假如万一真有紧急状况怎么办？

地下宝贝，上海宝贝，全中国都是宝贝。

燕沙区，地下酒吧门外三五聚成群，香烟啤酒粗口脏话，西方人东方人，震耳的鼓声在巷弄里震荡，隔邻酒吧莺莺燕燕，坐在门边矮凳，岔开双腿，裤底朝天，东张西望。

路边烤肉串，男男女女蹲在昏暗惨淡的街灯下闲话家常，炭火味和烤肉香交杂在逐渐沉退的昼间热气里。

这夜，如此乖隔！台上的“宝贝们”不过十一二岁未转声的少年仔，怪腔怪调叫嚣着他们未必懂得的叛逆、愤怒、颓废与虚无！雷鬼、摇滚、重金属！他们表情冷酷，神情淡漠，张着空洞的嘴巴冷冷地叫嚣，和台下围绕着他们疯狂叫喊的观众，形成极端的对比。他们热爱那样的畸形变异。闪烁的霓虹，晃动的人影，女子勾魂的眉眼，男人搜索捕猎的目光，这原始而野蛮的欲望森林。

那些说英文的西方男子们都说：京城的女子美艳大胆，热情如火！

男人来到这里败坏自己德行还沾沾自喜！因为有美丽青春的女子投怀送抱，他们都自命潇洒，到处风流！某某的男友是我好友，好友回华盛顿，我睡了某某！很过瘾的妞，可以介绍给你！

这样的话赤裸裸在我耳边。

未成年少女，荷尔蒙催成的大奶，堆耸在贫瘠的胸膛，裙子短得不能再短，低胸的上衣，露出稚嫩无辜的肌肤，脸上未老先衰的苍白病容。

变的不止是生活，还有景观，找不回旧日的京城。王府井成了工地，建国饭店被周围的高楼压矮，还有更新颖更壮丽的新地标，一栋高过一栋，中恒超级市场、赛特购物中心，到处可见新贵的骄恃。

走在长安大道，仰头观望帷幕玻璃映照着天色，错把京城当纽约，唯一没变的景象是：摩天大楼光影下，宽阔的人行道边，还是那些打着芭蕉扇，排排坐着闲话家常、织毛衣、讨论电视剧情的妇道人家，以及随着音乐忘情跳着土风舞的中年男女。

黄昏街头，地铁出口有作家摆地摊卖自己的作品，《赤裸人生》一本十元，蚀本贱售。作家体格雄壮，神采奕奕，目光炯炯，粗黑的短发，横扫的眉，粗犷中带着文人的细腻。旁边坐着他浑厚温润的妻。一身碎花洋装，红通通一张饱满而憨厚的脸。

警察来了，赶走围着看书的人群，作家不亢不卑地说：我本人就是作者，我卖自己的书，没做什么违规犯法的事。

走！走！走！警察吆喝着。

走吧！喝杯茶去！我请你们！我在旁边悄声说。

作家想了一秒，爽快点头。收拾了地上的书。台湾排骨，就在地铁站旁一家新颖光亮的餐厅。

庄晓斌，黑龙江人。1974年的二十出头年纪，意外收听了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，说他们如果需要帮助可以经香港和台湾联络。他于是替哥哥寄信到香港。

就因为一封信，哥哥被处死刑，父亲坐牢，他自己被判无期徒刑，一直到1986年上诉平反，才走出囚他十二年青春的监牢。在狱中写成七十万

字的文稿。一段平静的叙述。

出狱后，庄晓斌当过供销公司经理，酱油厂厂长，为了出版社的出尔反尔，使他背负三万元高利贷。最后，六千本书印出来了，他却成了债囚，不得不出走故乡，来到京城卖书谋生，在街头和警察打游击。

夫妻俩每天在黄昏人多的时候去地铁口摆卖，一本十块人民币，每天卖完二十本书后，一起坐一小时多地铁回租来的小房间，吃个简单饭菜。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卖完书，然后，再一本接一本本地写下去。

这是缘份。作家干了杯，他单纯清苦的日子里这是不寻常的际遇。他寄望我把他的故事告诉世界，告诉所有的人。他期望有出头的一天！！

全中国有太多这样的故事，并非我无动于衷，实在是无能为力！

短短七日，走马看花，寻不回一点和过去相关的记忆。他们都不念旧，自己又何必伤情？不过是旧地重游，景物全非。



## 邪恶的天堂



最后一天，睡梦里都已经习惯了车轮行转的节奏和韵律

临近莫斯科市郊，空气里都是清甜的包心菜味

农夫们在泥地里采收马铃薯，窗外的白杨已转黄

躺在地上的残枝如枯骨美人，薄雾飘荡在林木间

凄美宁静的秋意

# 书

上描述：西伯利亚铁路所经之地人烟荒芜，火车每三四小时才靠站停十数分钟，旅人若非想感受世界最长铁路的滋味，是不值得尝试的！

童年乡下，野草长过身高，那探着头颅颠着脚尖看出去的世界就是一片荒芜，那荒芜给我无限的惊奇与想象。

我存心要见识的就是这种无止境的荒凉。

莫斯科的安迪在电话里交待：不要喝陌生人给的饮料，找一个有孩子的正常俄国家庭做朋友。

下药、偷窃、打劫、强奸、杀人……是这一趟路的必然情节：所有的人都给我这样的警告，尤其我单身一个女子！

他们还说：搭中国车，不要搭俄国车，需要准备很多食物，火车上食物难吃又昂贵。

我带了一把瑞士小刀，一大块瑞士大孔奶酪(emmenthal)，三斤橘子、苹果、矿泉水、巧克力和饼干，以及战战兢兢的一颗心。

早晨七点四十的火车，每星期一个班次，北京出发经蒙古往莫斯科，六日六夜，火车将在边城二连换成宽轨，继续行经蒙古草原、西伯利亚平原、内陆城镇、贝加尔湖、乌拉山抵莫斯科，横跨亚洲到欧洲，全程九千四百四十六公里，经过三个不同时区。

俄国车经白俄罗斯海参威，比中国车多走一天。

十三节车厢中，一节餐车，两节俄国人管理的俄国车箱。在中国境内有免费三餐，蒙古境内换成蒙古餐车，由蒙古人服务，卖蒙古餐，进入俄国就是俄国人卖俄国餐。

第一天，一个人独占一间包厢，左邻是两个中年中国男子，右边是一对蒙古夫妇和他们的小男孩。我在车厢里晃一圈，没找着特别正常友善的俄